H. H. MU CHINESE LIBRARY

數句是一篇之律蓋老子有道德經故昌

唐大家韓昌黎文公文選卷之五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聚徐開雍　參定

原論辯解箴頌雜著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

黎言闢之

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

前後六段皆古今相比並不叅複若宋人便排門矣

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冷語收上）（宕）（餘音嫋嫋）（一段）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冷語鎖）（二段）古之時

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

字法句法章法

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

轉便故無痕

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

反覆作波瀾

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

三段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

以感歎鎖文便滐洄之生色

正譬雜遝各先敘語筆力天縱

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

四段

五段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

文覆再應前作尾

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
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
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
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
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
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
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
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
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

六段

句長短妙

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

道字包德字故曰原道

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説長

又一轉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陶石簣曰原道一篇立言正大發先儒所未發唐書稱其與衍宏深與孟軻楊雄相爲表裏佐祐六經知言哉

顧端屏曰原道一篇其文源遠流潛其筆下波瀾震蕩故昔人謂孔子之易春秋聖人來未有

也韓公之原道諸子來未有也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

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脩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

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毀之根）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

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茅鹿門曰此篇八大股秦漢來故無此調昌黎公創之然感慨古今之間因而摹寫人情曲盡

骨稾文之至者

此篇歳規攻擊体當與歐陽范司諫書參看

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含不諫）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

引二卦抑之易勝而

不貫

議論似孟子

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吾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

生情作波

不言不去非祿仕陽子益詞矣

轉

看此轉方彼涛亦寒

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

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

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亦有餘情波瀾）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

三段三且
將進一

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
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
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
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
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
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
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
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
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

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有此句來救才有收拾

就應第四問作掉尾應起處分毫不鬆是梓匠手處

茅鹿門曰截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關鍵如一線

顧瑞屏曰辨難攻擊曲折詳盡眞赤手捕長蛇手

諱嫌名獨生一脚作波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

叙事

首律

瀾奇絕

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唯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經　波瀾　典　合後意

奇甚愈轉愈緊而愈不窮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總收　一轉　二轉　三轉　四轉

茅鹿門曰反覆奇險令人眩掉寔自顯快前分律經典三段後尾抱前辨難只因三段中時有

遊兵點綴便足迷人

徐文昭曰前三段如虬龍之不可羈絡後四轉如虞人虎網一動一縶古今不可多得文字

正論體

進學解

陸然起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

含蓄

韓吏部一生大旨處故摯言之

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
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
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工、而、雄）
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
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
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
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
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句○法○變○）
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

如詩興體
字字奇絕

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

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
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
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冷語）
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不盡）
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
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
徒安坐而食踵當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盗竊然而聖
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與動而得謗名亦（占地步）
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

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掉尾抱前

張侗初曰此是文公小影其絕謙處正是絕占地步處其絕不遇處正是絕不可及處且莊騷班馬借其馳騁又不蹈襲前人一字

顧瑞屏曰刋落陳言獨持正論可以明學術正士習不獨文之横溢今古也

變化波濤

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鬛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

祥

不祥

從不可知中轉

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茅鹿門曰文凡四轉而結思圓轉如游龍如轆轤愈變化而愈勁此奇兵也

唐荊川曰以祥不祥二字作眼目

擇言解

火洩於窖而爲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爲災矣水發於深而爲用且遠能不違乎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爲患矣言起於微而爲用且博能不違乎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爲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燼矣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矣言既我禍卽無以掩其辭能

不罹於過者亦鮮矣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

一言儆醒

歟其爲慎而甚於水火

茅鹿門曰其思深其調逸

二者皆穿窬心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中人膏肓）霈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寤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知不顧禍亦宜然

徐文昭曰當書一通置之座右以爲弦韋

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然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

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顧瑞屏曰不毀鄉校者識遠作頌者思深

徐文昭曰邈然遐想

生氣凜然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

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倒跌）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掉尾）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茅鹿門曰昔人稱太史公傳酷吏刺客等文各肖

其人今以此文頌伯夷亦爾

唐荆川曰昌黎此文分明自孟子中脫出來人都不覺

凡六節轉換

雜說一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轉

幻而宕

顧瑞屏曰奇絶變幻不可方物

徐文昭曰寸山尺水有崢巒千仞波濤萬里之勢

雜說二

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
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
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
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
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
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
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
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

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歸震川曰紀綱爲治天下之脉名言深識

雜說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眞無馬邪其眞不知馬也

顧瑞屏曰感慨悲婉與麟解龍說均昌黎自寓之辭也

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粻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携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欻嘎嚶毛髮盡竪竦肩束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

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兄始終同）
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
予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
朝虀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
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
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
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
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奇渾得妙）
子以吾為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

都將許多好處作不好說其實見得自家所守者堅因此而窮

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祗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寃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饑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

看宅占地位處

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吾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携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此一段是韓勝柳處

顧瑞屏曰諧謔之語無不入妙此是昌黎遊戲三

昧之筆

徐文昭曰進學解送窮文均昌黎憤世之詞而此尤奇矯滑稽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謁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于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愼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

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遇知之至是三者于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迨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于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攀聯之勢于今不

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于才而腐于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于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

此引語從劉向災異封事得來

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翻前語）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愼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二轉）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于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三轉）聽者庸也曾參殺人

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于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聽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愼既累月上命李（四轉）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五轉）危哉愈曰前之謫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謫我于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

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徐文昭曰昌黎憂讒之情見乎辭矣

一言儆醒通身汗下

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楥而外施窞穽以待之宅于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然于屈强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

含本旨

掉上

曲盡

耳天下之禍莫大于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見事而思則其于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强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于禽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曾鷄之不期蜀鷄之不支今夫鹿之于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

名言

生波

三喻中變

怯之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本旨

茅鹿門曰通篇極論正意只收一句作結是一體

却自過秦論來

顧瑞屏曰平直通顯已開蘇氏家風

先立正論下才設問辨論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憂後世、曰、禹之慮也

第一段主客平起

一難

一辟

翻弄

二段稍有輕重

二難

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

三解

三段才極意於主

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

又一難

解作掉尾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

以爲聖人不苟私與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歸震川曰議論奇而痛快

讀荀子

借景生情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

縱

纔、收、轉

逶、迤

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氏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藉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評當

茅鹿門曰昌黎病荀不醇而未引孔子一轉安頓自家方好

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歸震川曰宛然太史公之筆

詆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摇幟雨寖寖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閟其光兮不鬬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離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

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

顧瑞屏曰浩氣凌太虛

潮州請置鄉校牒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沉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

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巳俸百千以爲舉本收其羸餘以給學生廚饌

歸震川曰置鄉挍興教化非身任斯道者不能文

亦酷似西漢誥詔

韓文卷之五　終

唐大家韓昌黎文公文選卷之六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參定

實錄碑銘

唐順宗實錄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曆十四年封爲宣王、建中元年立爲皇太子、慈孝寛大仁而善

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伾○文○所○以○易○入○
拜善隸書德宗之爲詩并它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
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
先導衛備嘗辛苦上之爲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
無嫌每以天下爲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
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以○狡○險○擅○重○權
奸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
自爲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
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懼諫議大夫陽

惟詭譎多計所以能

城等伏閤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辠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

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王叔文以棊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棊叔文詭譎多計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幷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耶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

久知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

京兆尹李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歛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

以應官優人成輔端爲謔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
直道在人
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
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
實怒遂奏播爲三原令廷訴之陵轢公卿已下隨喜
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内逋租實不
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
公道
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
貞元末以宦者爲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
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閲人所

淡寫乃極淋漓孫樵輩以爲不及班史過哉

賣物但稱宮市即斂手付與眞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幷脚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

爲農夫寫生

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柴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

點綴如畫

十匹然宮市亦不爲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爲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詈或

時留蛇一囊爲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饑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携而去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

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玩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

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

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
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
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爲副以專之以
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爲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
鄘爲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
元末已爲御史在臺至元衡爲中丞薄其人待之鹵
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
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
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

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閣中矣（伴食）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高見）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

萬福為一代奇男子敘得生氣凛烈

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累爲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爲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

奇人 兵機 紀律

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卽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卽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

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
康自勤所逐自勤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
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
獲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
帶和州刺史鎭咸陽固留宿衛李正巳反將斷江淮
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
敢進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
英風颯颯
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
進改泗州刺史爲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

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徤耶圖形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幷勑度支藉戶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

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眞僞紛襍吏因得大爲奸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中書侍郎陸贄令吏部分內

時詔徵陸贄陽城故敘兩人頗案極詳

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追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䟽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臯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

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忠直）
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巳多俎其
奏請也詬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好
巧佻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
短宰相趙璟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戢
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
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
李充等權言事者皆言其屈贄固畏懼至爲賓客拒
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䟽言贄

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群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贄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

乃云由贄而然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
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
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
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君子惜之）
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
者陽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辜之
人而信用奸臣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門上
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辜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
將加城等辠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于是金吾將

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
奇男子焉得謂武夫
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曰
中無人
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已而連呼
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
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
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至引諸
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
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
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辠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蒂

柳宗元言古道復形

吏縱求得城家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辠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觀察使數誚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巳有辠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辠某奉命

寔時心胆
汭離儀表

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即去歲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它判官崔某往接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它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舁尸以歸葬于其居之側

戊午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為相且總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

外主中官怨猜太子監国事遂敗

姦人大率如此

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號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卧至夕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

壬寅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

叔文越州人以棊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間常言人閒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爲上言某可爲將某可爲相幸異日用之密（大難為相知）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呂溫

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淩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呂洞相善數遊止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誡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讌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既

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日夜群聚伾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黙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常吟杜甫題

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歔欷流涕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屛人切切細語謀奪官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亡幾而母歿執誼益不用其

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皆洶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伾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壻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

執誼進士對策高等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

惠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
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
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亦有北東）
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擺
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慚恨旣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
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便辟行徑）
敢負約爲異同蓋欲曲成兄弟爾叔文不之信遂成
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爲
相常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如此如此）

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陳明卿曰歐陽言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然其資談咲助詼諧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按此亦退之之詩也

徐文昭曰公之感於當日者深矣故筆下淋漓骯
髒

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

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旣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

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太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茅鹿門曰序孔子祀典之尊崇處入骨孔子廟碑

漢以來當屬昌黎第一

徐文昭曰若鋪敘文宣之德雖累紙不盡單言祀

典之尊高文老筆允屈諸名手而居其上

朝廷之嚴於事神如此

南海神廟碑

一句喚起南海爽朗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水之灣常以立夏氣至

故刺史不修祀事而神譴如此

睹伏委事與旨有司轉

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許而不繁

今刺史修祀事而神之享且應如此

以殷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槩五鼓既

以賦誦之體叙事亦魏晉遺調也

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慌惚（若或見之）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繞入建廟）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

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
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
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
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
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
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
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
無失時刑德並流地方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
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

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

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

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

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俱依

郭明龍曰此文特以祀事為案海神固不可知也

得體

紀徐而以秦並借虛立案借鏡益影也

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柏翳爲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国爲雄諸國既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僨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及偃影秦王誕當國益除去刑争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入龍騎之西遊同王毋宴于瑶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争辯者無所質正咸賓

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源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吷、秦）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詳廟之始）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

此說當是

意平處造語便奇

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於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于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粗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陊剝不治圖像之威黕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禿缺

祈畔曰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卿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緜秦鬼久饑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国易仁爲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暨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

錢大育

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
唯臨兹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殁萬年。
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
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
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
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
刻示莘莘、

茅鹿門曰以客形主而立論高奇造語奇偉當是
昌黎大文字

徐文昭日語本小說文逼史選

詞句字字洗削

曹成王碑

直敘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

昌黎慣用家法

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還眞于衢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媢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衢以直前謾王之遭

事跡奇摹寫亦奇

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

王是奇男子昌黎紀次曲盡本末

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師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屛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爲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

惜乎書不傳

敘事暗步武太史公而造語奇怪怪

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
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
與賊遻嚍鋒蔡山踣之剗蘄之黃梅大蘇長平鏃廣
看宅用字新解處
濟掀蘄春撇蘄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跐汉川還大膊
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偽刺史標光之北山
𥔵蘆光化梏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
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
奇
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
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荊及襄眞食三

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肴烈北取汴鄭東略宋
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
生氣
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
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
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
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彞將愼將鍔將
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
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
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

略於敘者詳於銘

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覲于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長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語亦奇）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畯功蘇枯弱强齦其姦猖以報于宗以昭于王

王亦有子。處王之所。惟舊之視。蹶蹶陛陛實取實似。
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顧瑞屛曰人奇文奇奇文非奇人不稱奇人非奇文亦不彰

陳明卿曰公所自謂閎中肆外摘抉幽微陳言務去此類是也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于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于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

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于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勲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上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眞食五百戶終焉公

一篇精神處

總敘

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歘歘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于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

附夫人敘略

夷郡太守佑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

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于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慼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隮旣明且愼終老無㬥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斲石於此式詒後嗣

茅鹿門曰條次戰功極𢜩然不及太史遒逸

歸震川曰極有紀律文字煩簡勻適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

○回○護○好○

○所○以○迄○唐○世○不○振○

用字處敘次平淮

思與氣俱而屬偽偉

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
曰不可寃武孑其少息九年蔡主將死蔡人立其子
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
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含○蘊○
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
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
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
孑者庶其在此孑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脩○指○

遣將次第

曰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
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
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
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
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
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
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
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以其節
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

歸重度凡三見

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于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

用意着閒語

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

諸將會戰次第

申破其外城丈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

次賞功次第有差而不遠守謙有力量

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
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
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
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
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
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
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
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
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

頌文淋漓縱橫並合繩斧

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得體）
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
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盗以狂往在玄宗
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
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
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唯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
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强

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隣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來
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
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翦陵雲
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旣入而有

用蔡人語感動隣國

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

須○者○體

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

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

王○者○之○政

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

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强不支

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

收語有不盡之意妙

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
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
平淮之案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
坐以治之

歸震川曰序如書銘如詩

茅鹿門曰通篇次第戰功摹倣史漢而其辭旨特
自出機軸其最好處在得臣下頌美天子之
體

顧端屏曰書法謹嚴鋪張宏頌如清廟明堂湯盤

禹鼎不獨冠絕當時直爲振古絕響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玆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

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隷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常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

延九歌

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于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結束通篇

隱約而盡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

淒涼

與飛井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
祈神
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
秔稌克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
兮欽于世世

茅鹿門曰不載柳侯之德政而載其為神一節似
狎而少莊

顧璘屏曰銘詞則屈大夫之流亞也

滎陽鄭公神道碑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豁者仕慕容垂國爲其太子少保其孫簡當拓拔魏爲滎陽太守後簡者（敘世系錯綜）號其族爲南祖南祖之鄭入唐有爲利之景谷令者曰嘉範於公爲曾祖是生撫俗爲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曰洪卒官凉之戶曹參軍公諱儋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卿謂其

七能字文勢如貫珠

必能再立鄭氏稍長能自課學明左氏春秋以進士選爲太原參軍事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戶曹殯于凉凉地入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滎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爲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心求不

○事類五父之衢○

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爲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尚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晩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爲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

閒卒用有就貞元十六年將說死卽詔授司馬節節
度河東軍除其官爲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
北都留守公之爲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昇
大帥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
○人○之○所○難○
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倘四隣之交賄省姱嬉之
大燕接講民事施罷不竢日用能以十月成政垪征
就寛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
六十一天子爲之不能臨朝者三日贈尚書右僕射
卽以其年十月辛卯葬索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葬

敘得悲愴

弔贈賜使者相及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掾吏及旁九郡百邑之鰥寡外夷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遊飲酒必極醉投壺博奕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名人魁士鮮不與善好學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爲後子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

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别爲墓不合葬系

曰

士常患勢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無以奉所欲得若鄭公者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焉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歸震川曰敘次點綴如嶺雲川月

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爲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愽士徵不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爲君子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傅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第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爲

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爲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爲人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荊南因佐其節度事爲參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爲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

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存
計度論議直其冤由是出爲峽州刺史轉廬州未至
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爲婺州時疫旱甚人死十且盡
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
出巡人壞道迎顯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
其屋居以絶火延隄松江路害絶阻滯秋夏賦調自
爲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爲天下守之最
伏後
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
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

唐荊川曰千作十

同列皆遯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弃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奏罷榷酤錢九千萬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因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罷軍之息錢禁浮屠詐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人享于田廬謳謡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應前

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予初又請詩以揭之詞曰

詞極波瀾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葩爲華英不矜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遏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

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于郎署。騫于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于權。以直友冤。敲撼挫揠。竟遭斥奔。久淹于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暍以醒。坦之敝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涂。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實。俾統于洪。逋之攸除。姦訛革風。袪蔽于日。釋負于躬。方乎所部。禁絕浮屠。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來。奄忽滔滔。維德維績。志于斯石。

日遠彌高。

歸震川曰約束明法敘致詳雅

報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葢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不縱爲子

入劉玄佐有法

下述弘發跡

叙而有法

躬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

摹寫不盡

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于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

治亂軍當如此

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
（一節）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嚮
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
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
（二節）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然
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語簡）
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
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三節）
號于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

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
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
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
四節
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
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
五節
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
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
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
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

入朝一節爲唐藩鎮所罕見故特詳之

非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六節
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
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
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
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七節
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
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
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
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廄錢

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于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

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巳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旣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難解）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毋弟充自

本誌爲銘字字中的句句[illegible]序

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將得其人衆乃一愊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豊

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
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
察其嚬呻與其睨眗左顧失視右顧而踞蔡先鄆鉏
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儒常山幽都孰陪孰扶
天施不留其討不遒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
旣廣旣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
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
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絶等
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

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茅鹿門曰大略類傳而中多險棘句

韓文卷之六 終